

古车车名疏要

王 作 新

“车”作为一种交通工具，在人类社会的漫漫征程中，留下了深深的辙印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国家之一。据传黄帝时已知作车（参譙周《古史考》），而春秋薛国始祖奚仲就曾是夏的车正（见《左传·定公元年》及《荀子·解蔽》、《吕氏春秋·君守》等）。这大致能够说明车的发明和使用在中国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。

迄今为止，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实物车已属商代晚期，即公元前十四世纪前后（可参《1958—1959年殷墟发掘报告》，《考古》1961年2期）。虽然由于木质朽烂，见不着那些古车的具体原形，但据复原情形尚可了解商车的形貌结构：独辕，衡多为长一米左右的直木棒，两侧各缚一人字形轭，用以驾马，车辐多为18，车厢较小，通常可容二人或三人立乘。

周车与商车基本一致，但结构上也略有改进。主要表现在：商代车的直辕直衡在周代变为曲形，辐数有所增加，舆上装置车较与车盖，一些关键部位还增附了为求牢实的青铜构件。驾车的马匹也由原先的“骈”而至于“骖”、“駟”，甚至“六骖”了，但常见的却是一乘四马。

1980年冬，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发掘出了两乘彩绘铜车马，除了尺寸规模为真车马的二分之一外，其他无论是大的结构方

面，还是小的细节，均与真车马无异。这一举世瞩目的实物例证表明，由周至秦，车的形态亦没有发生大的改变。

单辕转为双辕，体现了车子的发展进步。陕西凤翔出土的战国双辕陶牛车，表明至少战国已有双辕车，在河南淮阳的楚墓中则见有双辕马车的残迹。至少汉代，双辕车已广泛普及，殆无疑议，汉代画像石和壁画中，双辕马车的形象便是屡见不鲜的。

独轮车也至迟在东汉初已经出现，四川成都扬子山汉墓的画像石（参见《记成都扬子山一号墓》，《文献参考资料》1955年9期）和四川渠县蒲家湾汉代石阙上（参见《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都有独轮车的形象，兹可为证。可以说，车在汉代已发展得比较完备，其后，主要是车形大小、装饰方面有些变化而已。

由发掘的实物而移目于传世文献，则可见古代的车辆品类齐全，名目繁多。据所使用的场合来看，大致可区分为平日所用之车与战时所用之车两个系统。

平日所用的车。从文献资料看，平日用车，常见的有辂、鞶，大车、小车、轩、辚、轺、栈车、役车、輜、辇、安车、轺轵等。

辂 是君主帝王乘的车。《文选·张衡〈东京赋〉》“龙辂充庭”，薛注：“辂，天子之车也”据清人段玉裁说，“辂”字本作“路”。《白虎通·车旂》云：“路者，何谓也？路，大也。”此或可从。《尚书·顾命》“大辂在宾阶面”，《左传·桓公二年》“大路越席，大羹不致”，此均言“大辂（路）”，约是单言“辂（路）”有嫌大义隐晦，而特以“大”来显明的结果。大辂为天子之车，但也可用以颁赐诸侯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记载说，以晋文公功大，于是周王策命他为侯伯，并有赏物，所赐物品中便有“大辂之服”。

鞶 初本为人拉的车，汉以后为君王车的专称。周代通常用

十五人以索牵輶而行（参见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），輶车之名的理据大约就在这牵连的特征上，《周礼》、《管子》中皆是径作“连”字的，所以段玉裁说：“连、輶古今字。”汉以后，“輶”成了帝王之车的专名，而发端当在前代，《通典·礼·嘉》就曾经说过：“秦以輶为人君之乘，汉因之。”至于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“仆赖先祖绪业，得待罪輶轂下”，唐杜甫《哀江头》“昭阳殿里第一人，同輶随君侍君侧”，杜牧《阿房宫赋》“王子皇孙，辞楼下殿，輶来于秦”等，这些显然都是帝王之车的专称了。

大车 按所乘者身份而言，为大夫所乘之车。《诗·王风·大车》毛传即说：“大车，大夫之车。”而唐孔颖达疏说得更明确：大车是大夫在外行使诸侯之职时所乘之车。从动力来说，在牛马同作车子动力的时代，一般牛车称大车，马车叫小车。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大车无輶，小车无轨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包咸注便说：“大车，牛车。”“小车，四马车。”大约马、牛有等次之差，君如用马，臣则用牛，所以大夫乘牛车——大车。这显然在于标示一种社会等级。实际上，东汉前，牛拉的大车是主要用以载货的。

轩 卿大夫所乘的车。如：《左传·闵公二年》：“卫懿公好鹤，鹤有乘轩者。”杜预注：“轩，大夫车。”由山东沂南画像石看，汉代轩车为双辕，与轺车颇近似，但輿旁有以漆或加皮饰的席子而做成的高藩。乘坐轩车比较舒适，唐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十五引《考声》云：“轩，安车也。”可见，轩属安车一类。

轺 主要为一般小吏外出办理公事或邮驿传递公文时乘坐。《续资治通鉴》宋仁宗庆历二年下记：“粤自世修欢契，时遣使轺。”这是很典型的例子。轺车一马双辕，行驶便利；輿上有盖，而四周无屏蔽，故利于遥望，观览。清龚自珍《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》之一百五十四：“高秋那得吴虹生，乘轺西子湖边行。”

此可见辎车轻便而适于观览的特性。

辎：也是轻便车之称。《诗·秦风·驺虞》“辎车鸾鎭”，毛传：“辎，轻车。”其形与辎车近似，但輿旁常以席子藩蔽，而与轩同，用途一般供使臣乘坐以采风。清高其倬《碧云寺》：“作诗述胸臆，以俟采风辎。”便很能说明辎的功用。因辎、轩形同，故二者可连文，如：应劭《风俗通序》便有“周常以岁八月遣辎轩之使，求异代方言”的话，汉扬雄则著有《辎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》的书。

輜 主要供贵族妇女乘坐的车。其四周设有帷幔，因此，輜又可径称“衣车”。《急就篇》“輜輶辕轴”，颜师古注云：“輜，衣车，四面皆蔽也。”由此可见，輜车实具有隐身藏容的性能。

《史记·孙臆传》言齐以田忌为将，孙子为师，大约因孙子受过刑罚，“刑余之人”不大适宜做军师而抛头露面，于是便“居輜车中，坐为计谋。”此外，輜车又是一种货车，一般装载军需物质，如：器械、财物、军衣等，所以《释名·释车》说：“輜车，载輜重。”

辚 与輜车略同，四周也设有屏蔽。故文献中常常辚辚连文，如：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：“辚辚柴毂，填接街陌。”汉代以后，辚常用以专称贵族妇女乘坐的车子。例如：《后汉书·舆服志上》：“太皇太后、皇太后……非法驾，则乘紫罽辚车。”宋苏轼《陌上花三首》之二：“陌上山花无数开，路人争看翠辚来。”辚与輜相类而略有异。汉代輜车双曲辕向輿后直伸出，其超出车輿的部分可供上下踏蹬。辚的双辕向后不超出车輿（参见《字林》），登车常由前面上。

安车 轻便舒适的小车称安车，通常供贵族妇女或致仕（退休）老人乘坐。《周礼·春官·巾车》称安车“皆有容盖。”汉郑玄注：“安车，坐乘车，凡妇人车皆坐乘。”安车为双辕一马，輿上有盖，一般设帷幃，内可安坐，而且还常在车轮上包裹

蒲草（所谓“蒲轮”），以免颠簸，求得平稳。汉代或称安车为小车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大夫七十而致事，若不得谢，则必赐之几杖，行役以妇人，适四方，乘安车。”郑玄注即说：“安车，坐乘，如今小车也。”

栈车 是一种以竹木条编輿的蓬车，其质地简陋，主要用途是载物或供人临时住宿，且通常为一般士人所用。文献中“栈”字或写作“輶”。如：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：“（逢）丑父寝于輶中。”杜预注：“輶，士车。”

役车 为庶人所乘的工具车。庶人无专门的车乘，倘若间或乘车，也不过是装载工具器械、从事劳作的车子。《周礼·春官·巾车》：“士乘栈车，庶人乘役车。”郑玄注：“役车，方箱，可载任器以共役。”

上述各车，除了有形制、用途方面的一些差异外，不难看出尚有突出的一点，即社会阶层等级的差别。辂、鞶为君主所乘之车；大车、轩车，卿大夫所居；士人乘栈车，而庶人即或偶尔乘车，也至多能登上载器具的役车而已。

载人车中，古有輶、輅一类，可算是一种特殊的类型。它们本也是可供载物和睡卧的安车一类，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輶，卧车也。”又“輅，卧车也。”但从秦时起，輶輅用以装载死者尸柩。如：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言，始皇崩于沙丘，“乃秘之，不发丧，棺载輶輅车中”。按，凉輅古今字。《汉书·霍光传》：“载光尸柩以輶輅车。”这时便已用来专称丧车了。起初，輶、輅为二。厢壁上无窗的叫輶（因不通风，具有温的特性），旁开窗牖的称輅（其理据在凉）。秦以后，去掉无窗的輶，留存了开窗的輅，而仍名之曰輶輅（参《汉书·霍光传》颜师古注）。

战时所用的车。在历史上，车还是极重要的军事装备之一。先秦时期，常以车辆的多少来作为衡量国力强弱的标尺，车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，由此可见一斑了。《周礼·春官·车仆》里

记有五种军车，即所谓“五戎”，它们是戎路、广车、阙车、革车、轻车。

戎路 君王所乘之车，一般称辂（路）、大辂，若用于战，则称戎路（辂）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言周王赏赐晋文公，既有大辂，也有戎路。使用大辂，戎辂时要与相应的服装配套。所以，其文曰：“赐之大辂之服，戎辂之服。”又《左传·庄公九年》记：“秋，师及齐师战于乾时，我师败绩，公丧戎路，传乘而归。”讲的是鲁庄公弃置所乘戎路，而转乘另外的轻便之车逃归。大约戎路上建有以旄牛尾为饰的旌旗，所以，作为指挥车的戎路又可称“旄车”。如：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：“赵盾为旄车之族。”或作耗车。《诗·卫风·汾沮洳》“殊异乎公路”，汉郑玄笺云：“公路，主君之耗车，庶子为之，晋赵盾为耗车之族是也。”此即作耗车。

广车 是一种具有攻击性的战车，郑玄《周礼注》解为“横阵”之车。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言“郑人赂晋侯”，就有“广车、铤车淳十五乘”意思是说，给了晋侯攻战车和屯守车（铤）各十五乘（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）。

阙车 指的是战时后备车。《周礼·春官·车仆》“阙车之萃”，郑玄注：“阙车，所用补阙之车”。战时，主帅留有机动灵活的后备车辆在战场上巡游，关键处，便委以战斗任务，命使出击，所以阙车可称为“游阙”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记载，楚、晋战于邲，文中便有楚子“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”随唐侯以拒晋的话。晋杜预注说，所谓游阙，即是“游车补阙者”。

革车 形制与平日所用的辎车相同，且都因缘于屏蔽而得名。大约平日所乘，藩蔽之质不必坚牢，而用以攻战，则一定固实。故清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五三云：“此车盖以韦革周匝四面为屏蔽，故对敌时可隐蔽，以避矢石也。”

轻车 即轻而便捷之车。可用于平日坐乘，如：《楚辞·九

辨》“前轻犂之鏐鏐兮”即是。同时，战斗亦可用之。《左传·哀公二十七年》：“将为轻车千乘以厌（压）齐师之门。”这里显然是作战车。用于战，轻车当充分展示它轻捷的特性。《周礼·春官·车仆》“掌轻车之率”，郑玄注：“轻车，所以驰敌致师之车”，便说出了它的特性、功用。

在文献里，兵车除了所谓“五戎”之外，常见的还有轆车、辘轳、轳、轳。

轆车 是春秋战国时期比较常用的一种攻城战车，主要以瞭望敌情。通常为八轮，车上树高竿，配以可供站人的木笼。或固置木笼于竿上，瞭望时观察者顺竿而上至木笼；或竿上安轳轳，临时以绳索拉载人的木笼升高（分别参见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、《通典·兵·攻城战具》）。轆车的得名，就源于竿上之笼有如鸟巢；而它的产生，或许是受先民夏居“层巢”的启示，所以，轆车可直书为巢车。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：“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。”这里的巢车即轆车，正是用的古字。文献中，常见的所谓“楼车”，当即轆车的别名，而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“晋使解扬如宋，楚子登诸楼车。”服虔说：“楼车，所以窥望敌军，兵法所谓云梯者。”（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）那么，《墨子·公输》所说的公输班为楚造的云梯之械，亦或就是轆车。

辘轳 是攻城车的一种。《孙子·谋攻》言攻城之法，便有“修櫓辘轳，具器械”的话按，櫓盖即巢车或楼车。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杜预注云：“巢车，车上为櫓。”《宣公十五年》杜注：“楼车，车上望櫓”。辘轳有四轮，上用生牛皮蒙护，其下可容十人。使用时，由人推行，搬运土石以填平堑壕（隍）。

轳 攻城陷阵之车。《旧五代史·唐书四·庄宗纪第二》：“梯轳并进，军士毕登。”这里的“轳”，显见就是用以冲城的。“轳”的词源理据，大约就在于该种车子具有冲城陷阵的作用（参杨树达《积微居小学述林·释轳》）。起初，轳实是用冲来

记写的。如：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“与尔临冲”，毛亨传：“冲，冲车也”。《六韬·虎韬》：“攻城围邑，则有辘轳临冲。”此“冲”也就是指的輶车。

輶 也是一种可登高的车，即楼车一类。但它的用途在于攻城攻敌，所以它常与具有进攻性的輶（冲）连及。如：《汉书·叙传》：“戎车七征，冲輶闲闲。”《后汉书·光武纪上》：“冲輶撞城，积弩乱发，矢下如雨……。”

古代战时所用之车，常见者大致就如上述。最后还有一点似有必要说明。说到车，自然会联想到那圆形的车轮。可轿、輶似乎有些例外。众所周知，今日的轿（或滑竿）是无轮的，輶即肩輿，也是所谓轿子，在今日看来亦无轮。可是“轿”字从“车”，“輶”亦然。《墨子·公输》：“今有人于此，舍其文轩，邻有敝輶而欲窃之。”这里的“輶”与“轩”相对，其为车是显而易见的。《洪武正韵·御韵》云：“輶，两手对举之车。”这也明确说輶就是车。既然是车，就应有轮。《周礼·考工记》就说过：“察车自轮始”。那么，古代的轿、肩輶初本是带有车轮的，所以，轿、輶二字从车。带轮的轿在途中，特别是山间小道上，倒也确有方便灵活的好处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北宜昌师范专科学校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袁俐）